

转轨中的中国财经问题

刘溶沧 李茂生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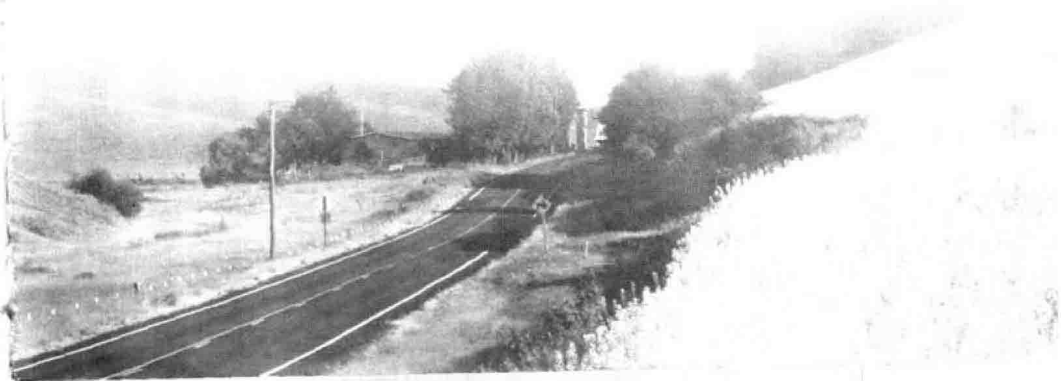
转轨中的中国财经问题

刘溶沧

李茂生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轨中的中国财经问题/刘溶沧, 李茂生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8

ISBN 7-5004-3493-6

I. 转… II. ①刘… ②李… III. ①经济-中国-文集 ②财经-中国-文集 IV. ①F12-53 ②F8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6085 号

责任编辑 柏冬秀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6 插 页 3

字 数 382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近照

前排（自左至右）

马国强 李茂生 刘溶沧 华生

后排（自左至右）

吴俊培 韩世君 郑亚南 谷志杰

作者简介

刘溶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李茂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俊培 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副校长

谷志杰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深圳市国家税务局研究所所长

马国强 经济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助理

韩世君 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注册会计师，中国青年金融证券培训中心主任

华 生 经济学博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北京国民生经济研究所所长

郑亚南 高级经济师，华夏认证中心董事长

谨以此书纪念我们的恩师
王绍飞研究员逝世十周年
(1992.8 — 2002.8)

怀念恩师王绍飞

(代序)

我们研究生时期的恩师王绍飞教授（1929—1992）不禄已十年。十年中，我们无时不萦怀恩师的音容笑貌，追思他的“三立”事业。古人有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列门墙者，我们自当慎终追远、继往开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王师是首批导师之一。当初，他是以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财政学家的身份令我们仰慕，令我们追随的。我们十分庆幸能成为他的学生，有机会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和接受他的指导，其中前两届学生毕业后还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直接在他身边工作。抚今追昔，我们都感到那真是平生的一大幸事，受益无穷。

王师中等身材，古铜色的四方面庞棱角分明，极具黄土高原人的特征；剑眉两道，炯炯双目，既充满智慧、极具洞察力和不怒而威，又饱含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深情，那是因为从小就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因为他8岁参加抗日儿童团、13岁担任儿童团团长、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参加平津战役，直到20岁转入原察哈尔省税务局工作，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在和平时期，他也始终保持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坚忍不拔、不达目的

决不罢休的品格。这不仅表现在他原本只在抗日初期念过三年小学，却能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著名学府中国人民大学；也不仅表现在他大学毕业后能进入最高科学殿堂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职从事研究工作，很快成为经济学大师孙冶方的得力助手，并且以剩余产品分配论为核心“形成了有别于前人和旁人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财政学界的一个学派；更特别表现在他与死神抗争的13年，那是最令人感动和敬佩的，是真正可歌可泣的：1979年6月被诊断为贲门癌晚期，大夫应他的要求如实相告，他本人在第一时间得悉自己身患绝症，并同意立即手术，表现出异常的冷静、理智、达观与坚强。即使在最痛苦的日子里，他都没有停止学习、思考与研究，终其一生的全部科研成果，有90%是在与病魔斗争期间取得的：从切除癌瘤的第一次手术到逝世的13年中，为我们留下的高质量科研成果计有财政学个人专著2部，学术论文及研究报告130余篇约200万字。奉献这么多丰硕的成果，即使对一个身强力壮的学者亦非易事，而对于一个在死亡线上拼搏的病人，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多次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我们都从中获益良多。王师永远是我们的楷模。

王师的治学是非常严谨的，我们每次去他那里听他讲学或探讨学术问题时，总发现他不是在读书，就是在写作。王师的案头常摆放着刚从国外引进的新出版的书刊，好些新书是我们去他那里才知道的。这对我们的触动很大，学术研究如逆水行舟，老师尚且如此，弟子更需努力。做学问先做人，这是王师一贯的原则。学术研究的动力来自激情，激情靠爱心支撑，他发自内心地渴望民族振兴，发自内心地渴望民众的生活好起来。他一再告诫我们要吐真言，假话不要说、不能说、不该说。他也知道讲真话可能

有风险，书斋看似温馨，思考看似宁静，实际上充满惊涛骇浪。由于他的忠诚、他的智慧、他的敏锐、他的执著、他的体验，他常能发表不同凡响的观点。这不是故作惊人之举，而是心的流畅。他的文章观点明确、概念准确、思路清晰、说理透彻。王师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他是最早思考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按此要求构建财政理论体系的领头人之一。我们在他身边学习和工作，经他耳提面命，我们耳濡目染，也都有长进。

王师有他独特的教育观，他认为他只能“培养”出硕士、博士，而不能“创造”出硕士、博士。他非常注重研究生的“材质”，认为学生必须修炼出可塑为硕士、博士的“材质”，才有“培养”的基础。正因为如此，王师招收研究生时挑选极为严格，14年间他仅录取了12名学生。但老师的学术观点非常民主，他常对我们说，我不要求你们的观点和我一致，如果你们从事的工作我都做过了，还要你们干什么？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要不断创新，当然不能是“无知而无畏”，必须是真的有研究，要持之有故，能自圆其说。与此相关，王师独特的教育观还表现在他坚决反对“近亲繁殖”。当他的开门弟子、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刘溶沧、李茂生担任了领导职务并开始指导研究生时，他告诫说：要吸收不同学派的人来所工作；招生时应注意招收不同观点的学生。不要怕争论，争论无非是三种结果：我们说服他，说明我们正确，拥护正确观点的人就多了；若谁也说服不了谁，说明彼此的理论都不彻底，都有缺陷，都还要深入研究；如果我们被他说服了，证明我们错了，就要服从真理，这也是大好事。这三种结果都有利于科学的进步与繁荣。王师钟情青年、奖掖后进，总是尽其可能为我们创造成才的环境，把我们推向社会，推向学术界。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就对当时学术空气中存在的一种浮躁风有所担忧，也对“读书做官”、“下海创收”的氛围有所

担忧，希望我们不要赶浪头。他认为学术界总要有人，总要有人有志于这方面的工作，总要有人献身科研事业。他希望学生中多一些这样的人，并能成为学派代表、领军人物。这是他常思考的问题之一，也是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当然，王师并不强求学生非从事某一职业不可，做一个正直的人、有用的人是他最基本的要求。作为弟子，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实践着他的思想。

王师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他从事研究生教育十几年，先后为学生所开的几门课和十几个专题讲座的具体内容，我们并非全都记得很清楚，然而他的道德文章、文章道德却始终激励着我们。我们作为他的学生，今天已大都成了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延续着老师的事业。颇感愧作的是，我们对恩师的事业有承传而少光大。王师之于我们，自是仰止行止；我们之于王师，则非冰水青蓝。不过我们确实都在以老师为榜样，恪守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扎扎实实做学问的准则，惟其如此，在迄今的研究工作中亦各有所成。藉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为王师出版《王绍飞集》之际，我们不揣冒昧地作附骥之举，也选了自己的少许习作集结成书出版，目的是想告慰老师、纪念老师，并进一步鞭策自己。

恩师王绍飞教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刘溶沧 李茂生* 吴俊培* 谷志杰

马国强 韩世君 华生 郑亚南

2002年7月1日

注：标*号的为执笔者。

目 录

经济理论与宏观政策

-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的重建 李茂生(3)
- 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与公共政策的重新定位 刘溶沧(33)
- 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和前景 华 生(51)
- 论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的优化 李茂生 李光荣(115)
- 通货紧缩时期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 马国强 王春雷(130)
- 中国股市的最大国情
- 从证券市场上造假成风说起 华 生(147)

财政理论与制度建设

- 谈谈公共财政问题 刘溶沧(159)
- 浅谈财政分配的依据问题 马国强(168)
- 市场化改革与财政理论重塑 吴俊培(178)
- 必须创建宏观财政理论 吴俊培(188)
- 科学认识财政基本问题 逐步建立现代公共财政
- 与邓子基教授商榷 李茂生(201)

财政秩序与中国财政改革	谷志杰(219)
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	吴俊培(229)
重建中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总体构想	刘溶沧(242)
论地方财政的效率和公平机制	吴俊培(266)
国债理论探索	郑亚南(275)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几个问题	刘溶沧(315)
日本分级财政体制剖析	韩世君(342)

税收理论与税制改革

树立正确的税收观念	马国强(387)
税收理论——一个并未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谷志杰(397)
收入再分配与税收调节	马国强 王椿元(423)
如何认识分税制	谷志杰(436)
论税收与政府收费的合理定位	马国强(446)
关于“费改税”的研究	吴俊培(455)
减税与税制结构调整对冲效应分析	
——关于中国税收政策调整取向的思考	谷志杰(465)
公共财政框架下的税收体系研究	
——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吴俊培(477)
论税收管理的目标、框架与模式	马国强(488)

经济理论与宏观政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的重建

李茂生

一、概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的重建》，是一个肯定会引起争议的题目。为什么呢？我估计至少存在“三个究竟”：究竟马克思主义与我们要重建的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究竟如何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究竟有没有或应不应该有中国经济学。下面将针对这些问题谈谈我自己的粗浅认识和零散看法，目的主要是想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兴趣，进行共同研究。希望我这块砖头抛出去能够引出玉来，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繁荣。

（一）马克思主义对重建中国经济学的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上，我很赞成邓小平的观点。邓小平在 1984 年 10 月评价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实很好”时指出：“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一般说来，我认为这种关系或者结合，可以具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重建中国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读者可以从后文我对经济学中若干重要问题的分析中了解到，此处不赘；二是**直接吸收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和有用成果**（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列举）。现在社会上有那么一些经济学人，听见你一提马克思的经济学，便投来鄙视的目光；或者流露出似乎又发现了学术古董式的惊讶。我很尊重研究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学术批评，但鄙视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无知的傲慢（我一直敬重“无私而无畏”，却从来就鄙视“无知而无畏”）。当然对年轻人要帮助。一次我在北京给外地学员讲经济学，一位学员问我：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什么好学的，学西方经济学就够了，您怎么看？我说我的意见很简单：都要学，特别是如果你要搞研究的话。马克思经济学博大精深，需要学的多着呢。我当时举了一个一般人不熟悉的例子，对他说：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提出的“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因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如果用方程式来表示这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一个很不错的数学模型，而且比西方经济学中类似的经济增长模型大致要早七八十年，你知道吗？马克思说的是否有道理？他当时没再说什么。但他后来告诉我，他在查那段话的出处时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极大兴趣，现在是既学马克思，也学西方，是在比较中学习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我认为，采取他这样的态度，假以时日，必有所成。

（二）重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果

现在，对吸收利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果，原则上不会有什么分歧。问题是需要吸收的有用成果是什么，这方面的分歧很

大。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已故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以贯之的态度（1994、1996），是既反对盲目批判、一概排斥，也反对盲目崇拜、一概肯定，他的具体主张大致是：“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的态度，摈弃其庸俗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理论框架，吸取和借鉴其中某些合理的成分”。但陈彪如、董辅初教授（1997）间接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们“不赞成另起炉灶，去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我比较倾向于前一种意见，只是对什么是“庸俗的”，则需重新审视。而炉灶恐怕得另起，因为做西餐的炉灶并不完全适合做中餐，当然，概念不必完全不同，大致有三种情况：有些概念完全相同，有些概念名同而内涵与外延均有一定区别（区别的程度也各有不同），还有些概念肯定是新的。总的原则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在与陈东琪共同主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一书中采用了不少西方经济学的东西，包括西方常用的一些概念，曾有学者批评说“这本书有全盘西化之嫌”，我们没有接受这样的批评。比如我们作微观经济分析，起点没有继续沿用“商品二重性”，而是从“供需两条线”开始。因为从供求的现象及其联系入手，与人们的常识吻合，容易引起兴趣并便于深入下去。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像某些西方经济学者那样停留于表面，而要由表及里，进一步揭示事物内部的规律性，这是我们与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区别。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当时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学之急需，是“急就章”，很不成熟。人们经常称自己写的东西是“抛砖引玉”，说实在的，我们这本书恐怕连“砖头”都够不上，还只是个“墜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它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其精华，或者叫做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其中不少新的提法、新的概括还是直接运用毛泽东哲学